

■ 槐荫新语 ■

窗台上放着一盆绿植,不常打理,因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忙碌,一地鸡毛的琐事,我总是忽略它的存在。然而,它却充满生机,蓬勃的气势在冬天的寒冷里照样绵延。

那天,偶得片刻闲暇,喝完一杯茶后,我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翻着一本诗集,眼角的余光一闪,发现阳光暖融融、亮闪闪的,正在窗台下翠绿的藤叶上跳跃,这碧青的藤叶正是那盆绿植悄无声息蔓延到窗台下的,已经蔓延到地板上了。

这盆绿植是去年元旦和家人一起在老街的小花铺里买的。那天,我们买菜路过小花铺,想在柴米油盐之外让生活有些趣味和格调,就走了进去。选来选

老家一带有“三十晚上熬一宿”的习俗,就是除夕夜全家老少不睡觉,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,我们称之为“熬大年”。

大年三十天一擦黑,年过八旬的奶奶就拿出剪刀和花纸,坐在炕头,变戏法一般剪出



福兔
丁秀华 / 作

去,就选中了这盆好养的绿植。

的确好养,它不需费心打理,总是绿油油的,静悄悄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安分守己,不给人添麻烦,努力呈现浓浓的绿意和生机。

看阳光在青碧的叶片上婆娑起舞,节奏轻缓,悠然自得,我不禁唏嘘感慨。我唏嘘的不单是这盆绿植蓬勃的生机,感慨的也不单是它悠然的品格和气质,更让我吃惊的是那轻轻柔柔、悄无声息流逝的光阴。

算起来,自这盆绿植安置在窗台上,刚满一年的时光。往事历历在目,好像就是昨天的事,而一转身,却是一年已尽。这盆绿植从最初只有单调的根茎,几片叶子,一寸寸蔓延成一

一张张漂亮的窗花。奶奶有老传统,始终认为除夕晚上剪出的窗花最有灵性,羊年剪绵羊,猴年就剪小猴子,每一只都栩栩如生。

我那时年纪小,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,提着一只大竹篮,里面装满了枣糕、花馍以及各色纸包的小点心,走东家串西家,登门送年礼。这可是个肥差事,随便出去一趟,准能收获一大把的压岁钱、糖果、花生和各种稀罕的东西。

吃完年夜饭,夜色已深。母亲从屋外端来一大簸箕玉米棒

耿艳菊

道青绿的风景。也许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,就是一盆普通的绿植在尽着本分生长,殊不知,每一个普通平淡的风景里,也蕴藏着时光的智慧和厚度,那青翠叶子的纹路里,点点滴滴都是光阴的味道。

时光一秒一秒地向前,其实是优雅从容的,看钟表里秒针的转动,从来都是不紧不慢,有节奏地向前,像一首曲调分明的乐曲,铿锵有力地汇聚成岁月的大江大河。时光总是在回首的时候倏忽短暂,也总是让人焦虑不安。

这一年,都做了些什么?是不是自己喜欢的?有哪些成就?有没有完成目标?有没有实现年初许下的愿望?有没有进步?

这些玉米棒子是秋天从地里收回来,一穗一穗编成大长串挂在院子里的树杈上,早就晒透了,却一直没有脱粒,原来是为熬年做准备。奶奶说,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,熬大年剥玉米,象征丰收和吉祥,是必不可少的,为了讨一个好彩头。我们一边剥玉米,一边听奶奶讲一些她小时候的趣事,然后,我们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故事,那些和新年有关的故事最受欢迎。再后来,我就在玉米堆上睡着了,一觉醒来,躺在暖烘烘的炕上,窗外天已大亮……

快乐吗?充实吗?

一连串的问句,不免让人内心慌乱。此时,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,坐下来和自己聊一聊,问问自己的心,每行一步,每做一事,心甘情愿,无怨无悔。审视一下追求的理想是否好高骛远,是否是自己真正喜欢的,有没有踏实用心地热爱平凡而质朴的生活。

生活简单,精神丰富。这是一年里世俗生活中最美好的答卷。以简单对复杂,以真诚对心计,不计较,不怨忿,安静地做好自己,平和地看花开花落,美好、阳光、善良、安宁、淡定、优雅、知足、常乐。

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!尽管岁月的路漫长悠远,但人生的每一步都可以优雅从容。

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。如今,家里没有了玉米地,除夕剥玉米的老习惯早已远去。熬年却依然保留着,每一年都有新的话题。前年,我家举行了家庭灯谜会,妻子获得了冠军。去年,我家举办了家庭春晚,大年三十晚上和央视春晚同步拉开序幕,精彩的节目让熬年变得异彩纷呈。今年,我们已经订好计划,每个成员熬年时都要走进厨房,各自做出一道拿手菜,全家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品尝,让我家的年味更加浓郁。

朱卫东 / 文

■ 诗歌集萃 ■

悼念周总理

李同振

操劳心碎向何归,化作普天银雨飞。四海翻腾涌碧浪,九州滋润展春晖。眼前仍见恩来惠,耳畔犹闻总理催。今日鲜花慰典范,明朝硕果祭丰碑。

缅怀周总理

柴运强

海棠满园寄情怀,人民总理音容在。社稷江山倾睿智,丹心碧血展奇才。虚怀若谷神州颂,德重恩弘百姓爱。十里长街万众立,一曲歌吟动地哀。

雪中梅

杨鸿恩

枯树枝头美裙钗,白衣着身赤红腮。傲雪凌霜何如许,静卧寒冬盼春来。

喜迎兔年

于炳坤

玉兔思乡返故园,欢欢喜喜跨新年。藏龙助力英姿展,卧虎倾心健步蹁。养精蓄锐一句过,再铸辉煌盛世间。

乡音催促早回家

小区外的市场里有个卖馒头、枣卷的摊位,一对外地中年夫妇带着孩子,自产自销,生意很不错。那一日,奉妻之命去买馒头,听女摊主说话的口音很熟悉,尤其是冀南人特有的音调和字词,使我这虽已五旬却极少回老家的人感觉到了一种亲近。看四周没人,我也操起已经半生不熟的家乡话和她聊了起来。得知我们是一个县、同一个镇的人,更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愉悦。她听着我说话一直在笑,然后认真地评判:“你有点南腔北调,现在咱那地方的小孩子都说普通话了。”听她的语气,我感觉这些在城市里做小买卖的乡下人,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知识、没文化,倒是很有些琢磨头儿。

看到他们的一对儿女在旁边嬉笑玩耍,我上前和高一点儿的男孩攀谈,他一点都不认生,非常爱说话。当我问起男孩想不想老家时,他直起小身板大声说:“今年可以回家了,爸爸说到了小年儿,就回家看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听爸爸说,我们那里过了年就要盖楼房了。”我知道孩子说的是乡村振兴的事情,早些时候也听老家的堂弟在微信里谈起过,据他讲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,按照堂弟家的条件可以分到两套单元房。

和摊主及他们的孩子挥手说了声“祝

你们新年快乐”,我就匆匆回家了。坐在沙发上,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,忽然特别想念自己的故乡。祖母在世时,寒暑假还回去看看老人,到了后来尤其是工作后,基本就没有回去过。近几年,老家的堂弟、堂姐也多次邀请,但我因单位事情多,也因疫情等原因,就没再动过回老家的念头。想起过年后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老房子就要拆了,一种难以名状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我急忙给父亲打电话,想过节时驱车一起回家,父亲满口答应,说趁着腿脚还利索回去看看。

放下手机,我仍在沙发上发愣,正在厨房忙活的妻子走过来,轻轻地问:“这是怎么了,春节想回老家是吗?”我回答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是乡音催促我回家啊!”妻子笑着说:“好啊,多带几瓶好酒,回去好好和老伙伴们聚聚,你喝酒,我开车。”望着善解人意的妻子,我心里很惬意,真想早点回到老家去。

清秋 / 文



翩翩起舞

李海波摄于安徽巢湖

